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融堂書解 目錄 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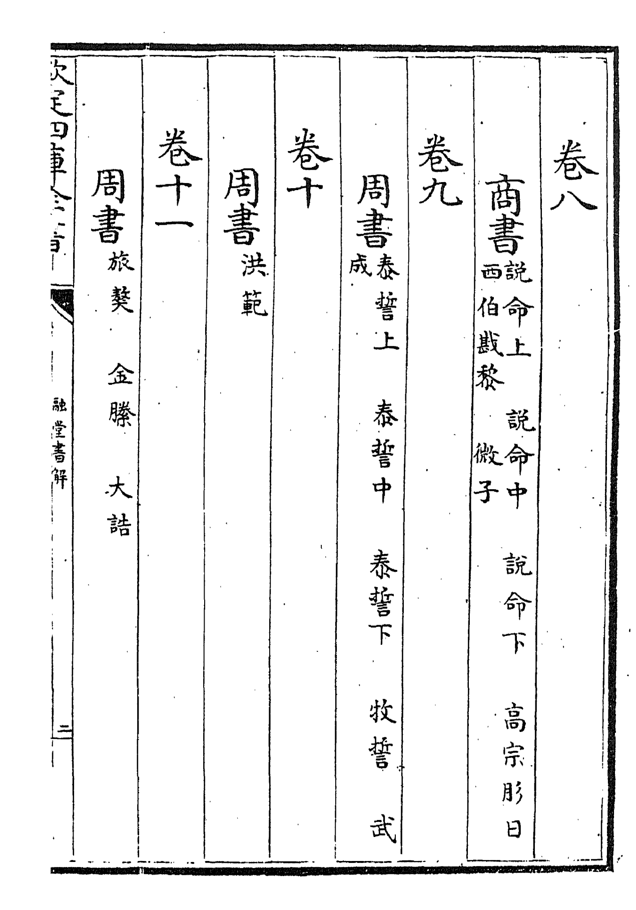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二

融堂書解目録　　書類



卷二十

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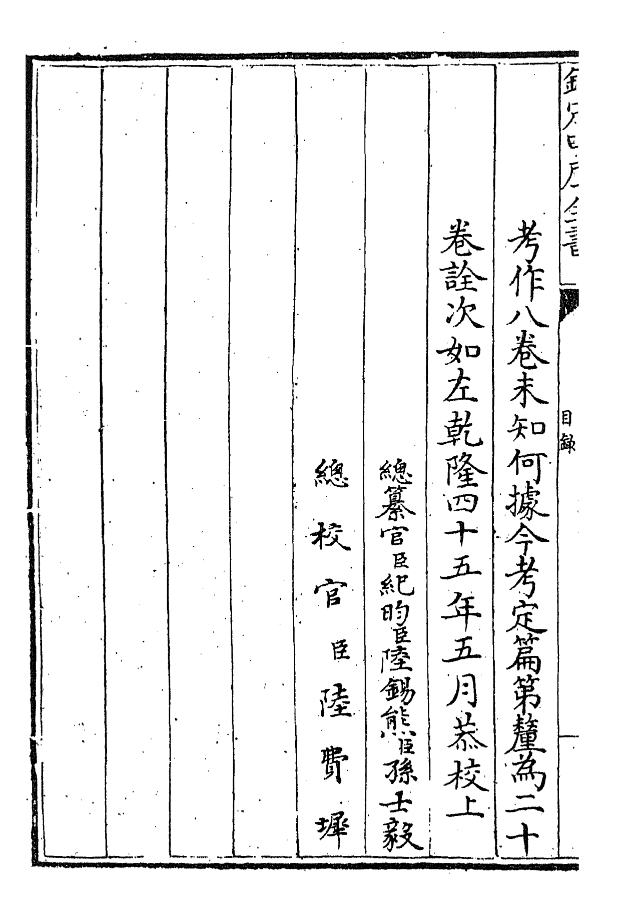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臣等謹案融堂書解二十卷宋錢時撰時字子是淳安人受學於楊簡熙寜中以丞相喬行簡薦授秘閣校勘遷史館檢閲所著惟兩漢筆記尚存於世而此書向尠傳本故黄震日鈔明胡廣等書經大全俱未徵引其説朱彛尊經義考亦云未見今據永樂大典中散

見各韻者依經文前後次第裒綴編輯中惟伊訓梓材泰誓三篇全佚說命呂刑亦間有闕文餘皆篇帙完善時之意主於表章書序每篇之首皆條其大指其逸書之序則參考史記核其時事以釋篇題復采經典釋文史記集解史記索隱所引馬融鄭康成諸說引伸其義其旁搜遠紹之意亦可謂勤且篤矣唐人解經多墨守注疏宋儒始好出新說每

不免於穿鑿支離時所解如羲和曠職則本諸蘔軾康叔封衛在成王時則仍用孔安國傳康王之誥則兼采張九成書說信能擇善而從不專主一家之學者至以泰誓為告西岐師旅牧誓為告遠方諸侯自抒心得未嘗依傍前人又謂武成本無脫簡中述武王告師之辭後為史臣紀事之體康誥首節以周公初基定為未營洛邑封康叔以撫頑民不

當移置於洛誥尤為卓然有見不惑於同時諸儒之曲説其取材博而精其樹義新而確葢宋人經解中僅見之書也葉盛水東日記載嘉熙二年知嚴州萬一薦凖尚書省劄取進時所著書奏狀一通首列尚書演義三十册而永樂大典所載實名融堂書解疑為晚年删削更定之本今從永樂大典所稱書名題之而仍以原劄狀二通録冠於前又經義



考作八卷未知何據今考定篇第釐爲二十卷詮次如左乾隆四十五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宋進書原劄狀

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肅國公喬行簡劄子臣輒有奏陳仰干天聽臣昨任國子司業日於延見諸生之次聞嚴州布衣錢時山居讀書理學淹貫嘗從故寶謨閣學士楊簡遊葢其深所推許今寶章閣待制袁甫昨任徽州與故太府丞鄭之悌守嚴州日皆嘗一再禮聘莅講郡庠遠近士子翕然雲集已而得其講篇其於辨析義理參錯事物發明疑難有以起人臣是時心已屬之其

後知紹興府汪綱亦嘗延講至郡臣始屬綱求其所著之書有論語孝經中庸大學四書管見及尚書啓蒙詩學管見周易釋傳兩漢筆記國朝編年等作益信其學之有所本其作兩漢筆記類皆痛漢氏襲秦之弊而尤反覆致意於後世所以不敢望三代之治又見其學之為有用臣遂因綱以延其來與之相見而款扣之見其氣負才識尤通世務自田里之休戚利病當世之是非得失莫不詳究而熟知之靖康間其大父嚳值睦寇陸

梁金人入浙糾率捍禦幾著奇功朝廷嘗為之立廟封爵而時亦人物魁岸慷慨激昂有乃祖風不但通詩書守陳言而已每念此亦奇士而不使得為世用私竊惜之比者伏讀國史至真宗皇帝於禁中壁間見穆修所作詩句深切歎賞即問侍臣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以不薦則士之遺逸者固大臣之所當言亦聖主之所樂聞也時嘗詣漕司文解比歳已該永免而場屋竟不足以得之其志方將玩聖經以自隠儻今不加收用使之終

老山林則國家有遺逸而不舉之才大臣有知而不薦之咎矣臣愚欲望聖慈且與錢時特補廸功郎畀以秘閣校勘仍乞下時本貫嚴州取所著書繕寫繳進上備乙覽如其果有可采則乞次第録用庶以究其所藴有補斯世伏候敕㫖五月十日三省同奉聖㫖依

朝散大夫權知嚴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臣萬一薦準尚書省劄備特進左丞相劄子奏陳嚴州布衣錢時山居讀書理學淹貫特補廸功郎畀以秘閣校勘行下嚴

州取所著書繕寫繳進上備御覽三省同奉聖旨依劄
付嚴州臣除已恭稟繕寫錢時所著述書計一百册開
具數目如後須至上進者

家塾尚書演義三十册

學詩管見三十册

周易釋傳二十册

四書管見八册

兩漢筆記一十二册

一右件書一百册用黄綾背褙黄羅絹裹夾複五條象牙牌五面紅茸絛繫絲畫木匣五隻盛貯鍍金鐵鎖並全謹具狀上進以聞謹進嘉熙二年九月日朝散大夫權知嚴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萬一薦上進

融堂書解卷一

宋 錢時 撰

虞書

堯典

堯唐帝謚堯初為唐侯後有天下因號曰唐典常也聖人脩身齊家治天下無非生民日用之常非有他道也何謂常民彝是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

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謂之五典即此常也堯盡此常道所以為聖人名書曰典以明書之所紀皆常道也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於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之序亦為案其先後以次附載蔡傳仍合為一篇總繫於後錢氏書解其篇目雖不可得見繹其文義首釋篇題次解書序然後分解經文知其編次之法本於注疏今仍載書序於篇首其解逸書序者亦以次附載

案書序舊為一篇注疏本分載每篇之首而逸書

無不聞曰聰無不見曰明自然有條理謂之文無所

不通達謂之思思曰睿睿作聖是也所謂光者即其本心也宅猶居宅言天下皆居其中也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若稽順考也書作於後世故曰若稽古案若稽古三字鄭康成以為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孔傳以為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大旨畧同錢氏斷為後世追溯之辭自錢氏說行而舊解遂隱放勳堯名也明文思已見序說作書者首著一欽字甚為切要聖學工夫全在敬上罔念作狂

克念作聖敬不敬而已言能欽明文思而又曰安安則應酬萬物交錯萬事畧無動靜之可言終日如是終年如是終身如是而未始須臾不安也作書者無以形容而謂之安安妙矣不曰四海而曰四表四表則無際畔不曰天地而曰上下上下則無限量四被上下皆在此光明之中範圍天地其大無外也作書者非聞道非深知堯安能如此形容讀之使人敬歎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

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俊德馴德之士也案史記堯本紀引書作克明馴德錢氏之說本於史記克明猶灼見也堯惟灼見俊德而用之故以之親九族則九族盡睦以之章百姓則百姓昭明以之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也既者盡也平章者均平而表章之旌別之謂也後世不能化民成俗皆由善惡混殽無所別白之故可勝嘆哉於是表章之則是是非非如辨黑白百姓皆昭然著明矣萬邦之廣風俗各不同

不有以協和之則國異政家殊俗何由化洽協合也黎衆也協和萬邦則天下一家皆在春風和氣中黎民自然丕變致時之雍和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羲和在顓頊帝時名重黎在堯時名羲和一也乃命在於變時雍之後見得齊家治國平天下聖人急急不容少緩直是治道無纖毫欠缺方無愧於天下方命羲和治歷明時象者象時之節令歷者所以書之

而授之于人也日月星辰乃天運自然之序一毫人力無容於其間堯命羲和不過敬順其自然耳此心之敬與天通一無二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無他敬而已若昊天以治歷只是敬授人時耳所以布歷亦只是此敬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前一節是總命羲和此下四節是命四子分主其事

也案以義仲為四子說本班固嵎夷青州之地正東方也夏秋冬皆以方言而春以地言則知四方各有其地以表東西南北之正彼此可以互見寅賓敬導也亦非旦旦有所賓導之儀也時當興作一念微懈即非日出之義平秩東作者所以敬導也帝出乎震春事自此而興故即東作為言均平而秩敘之使各適其平各循其序也嘗聞之良農云春事之興耕耨糞壤以至布穀立苗次第井井各有日數不容少緩一失其候即

大耗減以此一端推之則平秩二字聖人所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者在是不得其平不得其序則與暴殄天物無異豈細事哉殷正也民之分析就農而言故曰厥民析先言東作而後言析者平秩羲仲之職也析以就東作民之事也修職於先趨事於後理當然也鳥獸孳尾昆蟲草木無一非聖人職分中事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厥民因鳥獸希革

南交或謂南方交趾之地恐非且東曰暘西曰昧北曰幽皆明著其義而繼陳其職業若南方交趾則其義不明或謂南方相見之時陰陽之所交也其義亦未足前乎此則作於東後乎此則成於西南離明之地正居春秋之間為東作西成之交會故謂之南交萬物皆於是而化育也故謂之南訛居南方則為東西之交時則宜平秩化育之事敬以致其功也春曰

寅賓秋曰寅餞皆在平秩之先夏言敬致獨在平秩之後葢順日之出而平秩乎東作順日之入而平秩乎西成皆因天時之至而修人事也至於化育之功則人力無容於其間不過均平秩叙其事如當種則種當耘則耘之類敬以待化功之成而已自修人事以待天時也敬致之義大矣哉厥民因者因東作之事而踵成其役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

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

日出而明故曰暘谷日入而暗故曰昧谷非真有此谷也案嵎夷史記作郁夷昧谷史記作柳谷則似實有其地然馬融以嵎夷為海隅鄭康成以西為隴西之山後儒求其地以當之寃不得確証故錢氏定為指日出日入而言也日之升如自谷而出日之入如從谷而納也寅餞亦非日之將没真有所謂餞送之儀也平秩西成所以寅餞也物至秋率成實均平秩敘其事使之刈穫收斂不失其宜此即隨時之義也春從日出之方而言秋從日入之

方而言秋之言宵義當然也夷平也秋成則民可息

肩平夷無事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

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三時皆平秩而冬獨言平在蓋用事之時自發生至收成宜順其序故秩時已無事宜防其獘故在在察也和叔所當察者當不止一端姑以農事言之方其服田則稼器田所常用至冬則無用矣於此而不察

則委頓弊壞將無以待來歲之用仲冬簡稼器修稼政之類皆平在之謂也曰秩曰在雖有不同若其事之不可不均平則一也一有不平便有偏而不舉之處即曠天職即墮天工矣故秩在皆曰平堯命羲和于春曰鳥以象言于夏曰火以次言于秋曰虛于冬曰昴以宿言迭舉而互見也紀事立言之法如此

帝曰咨汝羲曁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前命羲和以中星正四時可謂精密然日之餘者無所歸則節候差舛中星不可得而正故於是又總命以置閏之法也釐正也熙順理也天下萬事未有不因時而為者天時既正方有以信百工而釐正之庶績皆可順理也堯典篇記羲和事居其半或者以為詳於天而畧於人是大不然天人只是一事聖人未嘗分裂羲和治歷首命以敬授人時終命以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豈二事哉百工無非天職庶績無非天

工作訛成易之候析因夷隩之變以至鳥獸羽毛之微無一而非天也一象之差一候之錯一事之謬一民之失所一物之不得其宜即墮天工即曠天職矣易曰範圍天地之化中庸曰發育萬物豈後世星翁歴史所可知哉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時是也先師謂上古未有道之名惟言時不言道言

順是者我登用之也嚚訟多事口說好力爭辯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愚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歎堯以大聖人在上其視邪正如辯黑白而在廷之臣且未免以嚚訟為啓明以靜言庸違象恭滔天為僝功使當時不察一信其言而用之則治亂安危之機在反掌閒耳後世知人之明如堯者蓋寡而朋邪黨引罔上干進者皆是也可

勝歎哉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懐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洪水之勢以其方爲民害則統而言之曰湯湯以其包没山陵蕩然無有限隔則曰蕩蕩以其勢泛濫滔天則曰浩浩詳味上文一方字及下文一其字則知民在堯春風和氣中方被水害亦未至於怨咨此殆

洪水之始歟得其本心則謂之順失其本心則謂之
逆順則爲吉逆則爲凶前章有所謂欽若有所謂若
時有所謂若予采諄諄然提一若字後世論禹之行
水謂行其所無事咈者逆也與無事正相反方命圮
族乃咈逆之事也人之一身凡所云爲孰非天命先
覺者覺此者也日用而不知者不知此者也故曰不
知命無以爲君子若小人則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方
命是已宗族吾之同氣謂之天屬治國平天下之道

必自此始堯親九族臯陶亦謂厚叙九族圮毁也豈待相戕相賊若夷狄禽獸然而後謂之圮哉纔不親之纔不厚叙之即謂之圮矣异已也猶言已矣乎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九載是三考也此上凡舉薦者三堯皆不然之至此段末獨書績用弗成一語以著帝堯知人之明此史氏書法之妙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堯十六歲自唐侯升為天子在位又七十載是八十六矣巽順也庸命與方命正相反惟咈故方命能庸命則足以順帝位矣父則頑矣母則嚚矣其弟則又傲矣一家之中都是乖戾嚚無一點和氣常情處此殆不可一朝居舜處其間能以孝道諧和之薰烝不

已乖戾之氣化為文治烝者如甑之炊物也

舜典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歴試諸難作舜典

虞氏也舜謚也或者因有鰥在下曰虞舜之語遂疑其為名先儒謂書作于後世故變名書謚此說是已不然則孔子序書禹湯文武皆稱謚而于虞舜獨以名斥之可乎案此段當係舜典二字之解永樂大典誤繫于舜典序之後而轉于書序原解棄而不録蓋編纂者之疎失也今書序原解不可得見姑仍其舊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𤣥德升聞乃命以位

首言協于帝則堯之德皆舜之德也行德于下而升聞于上見當時上下之相孚命以位為一篇之綱領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此節史氏凡兩書納于二字見得投之所向無所不可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舜遜讓之後其辭旨往復必更有節奏但既不可得而終辭故史氏畧之即書受終之事直使付託得人仰不愧俯不怍方無餘責方無負于祖宗爾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謂之政者天文之休咎君政得失之符也人君與天一體無二其所感召如響應聲古聖因名以政見得

一躔一度皆是自家切已事非徒課星翁厯史一藝之疎密而已也齊者各得其躔度之正也一有不齊責將孰歸舜攝位之初以此為第一段事其旨微矣不然則七政在天而所以齊之者斷斷在我豈璿璣玉衡一器物之微所可辦哉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舜受終之後都未他及且先去察璿璣齊七政然後方告天地鬼神葢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從違向背

吉凶禍福之機獨于垂象可驗耳聖人致察于此正是盡恐懼修省之端肆遂也其事不容緩也類先儒以為非常祭然周官有類社稷則為位之文是社稷亦有類祭也皇矣詩是類是禡注謂師祭是出師亦有類祭也豈皆非常之祭歟六宗三昭三穆案此解本張髦之說精意以享曰禋固善豈享六宗之外皆非精意歟類即禋禋即望望即徧名不同耳聖人有二心哉周官謂以禋禮祀昊天上帝是不獨六宗為然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止言羣牧者豈羣牧來覲而諸侯不皆至歟觀班瑞于羣后可見若諸侯皆至自當併言侯牧不應獨言羣牧而下文班瑞卻言羣后也況五瑞諸侯所執以見天子者今未覲羣牧先輯五瑞則是但斂而歸之上非諸侯執之以至明矣舜既致告天地鬼神即斂五瑞及羣牧來覲之後乃始班之葢諸侯統屬于羣牧羣牧來覲舜所以訪問賢否及政治之得失者必

有權度矣非苟然輯之又苟然班之也五等圭璧君上所賜舜既攝政宜有以正大權之所自出一輯一班陽開陰闔斂散予奪制之自我使天下聳然不敢自必豈苟然也哉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

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覲肆覲東后之文則上文羣牧來覲之時非是諸侯皆至意義愈明自此以後直至歸格藝祖方是了畢看得此番止是攝位後大率提點一過若奏言試功黜陟幽明卻是後來五載一巡守之事觀時月日協日曰正律度量衡曰同五禮至一死贄曰修都不他及可概見矣禮雖有定式不修則恐其廢墜贄雖有定制不修則恐其僭差故五等之禮玉帛生死之贄

于是皆修明之也後世禮廢風俗日壞皆上之人不能修之事之始則受終于文祖事既畢則歸格于藝祖見得此事不是舜事亦不是堯事乃祖宗之事始終敬此一事也一歲之久上自朝廷下至方岳享祀鬼神覲見侯牧以至厯象日月禮樂法度周旋上下纎悉委曲非徒應故事為文具而已凡一事一物之微皆吾祖宗之所在也使舜一毫有歉于心則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葢有凜然不能以終日者何以歸格

于廟也哉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觀此一節見得歲二月東巡守以下是受終後當年
有此一出甚明此後所書卻是舜後來巡守定式故
自此方有奏言試功之事受終之始未有此施行也
敷奏以言若曰某田野如何而闢某人民如何而育
某風俗所以教化者何某法度所以修明者何凡其
職業一一陳述舜于是按其所言試驗其功功與言

合則車服以庸之所以旌賞也此正是考績黜陟之法如何只說庸而不言黜庸用也功不副言則黜而不用明矣故覲明試二字可見聖人在上如青天白日的的誥實不容一毫詐妄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此事當在水平之後或謂鯀既殛死禹始嗣興今殛鯀之文在此事之下遂疑十有二州非在後事殊不知肇十有二州附巡守後四罪而天下咸服附恤刑

後各以類從非編年循次序也若禹之治水在肇十有二州後則禹貢不應獨别九州若謂禹後獨併九州則堯殂落時水平已久曷爲有咨十二牧之文乎況自言其荒度土功亦繼之曰州十有二師意愈明矣封者封殖之禁採伐也山言十有二而川不言者山有定而川之所經歴不止一州故止曰濬川也川流滔滔何待疏濬豈水平之後尚有未盡之功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

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象者所以示民也若曰犯某罪者麗其法昭然條列揭而示之司寇垂刑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即其遺意也官刑教刑不涉五刑于五刑之外又别作鞭扑之刑也肆遂也刑降而有流流降而有贖贖降而又有赦好生之德恩被萬世天下之事惟恤與不恤而已民吾赤子也其肢體吾之肢體也不幸而入于罪哀矜惻怛惟恐傷之而忍不恤

乎然而有莫之恤皆不敬之故也敬則本心無蔽物我一體其于刑自然知恤舜之刑全在一恤字上欲知舜之恤全在一欽字上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辭氣溫厚優游諷詠使人哀矜之心油然而生此民所以不犯有司歟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據流四凶在賓四門之時而史氏記之于此葢因敘

舜制刑條目特書此事為舜用刑之證歟反覆詳玩見得象以典刑在當時未必用也何也典刑降而後有流是不傷其肌體從輕之名也四凶之罪如此而止于流則舜之用刑他可槩見史氏書此所以示後世之意深矣舜攝政二十八載其所施設何啻一端史之所記自五載一巡守後大㫖只在賞罰而其賞罰的的施行處又只在明試以功四罪而天下咸服二語嗚呼至哉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愚觀百姓如喪考妣不覺愴然感歎元后作民父母百年之間蒙被聖化則其依依慕戀何異赤子之懐父母也一旦失之哀號痛裂直懐所發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此豈可以偽為也哉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月正元日即正月上日史變文耳受終于廟歸格于廟及即位又格于廟無一事不出于祖宗者即位之初只以通下情為第一事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舜受終之初羣牧来覲今即位之初羣牧復来覲所以重初政與之更始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

此以下是命九官以朝廷衆務也舜居攝未稱帝史氏于是特書舜曰二字以明此後凡稱帝曰皆謂舜也若語中所稱帝卻是堯如熙帝之載惟帝時克是也愚觀此段深見得百揆重大周書云唐虞建官内有百揆四岳是百揆為最長欲有謀焉宜首及之如何堯朝凡事只咨四岳又直待得舜後方有納于百

揆之事是舜未歷試之先未嘗命百揆也舜此日亦只咨四岳又卻是即位後方謀百揆之人是舜居攝以來未嘗别命百揆也豈舜二十八載之間只以百揆攝政今既即位故欲得人代以居百揆歟熙順理也禹嘗代鯀為崇伯故稱伯禹舜咨嗟稱賛禹平水土矣今居是任不可不勉時是也指百揆而言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棄名稷主稼穡之官也雖居朝廷亦分土為諸侯故

稱后阻飢者民食艱阻而飢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寛

自常情而觀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泰和之世豈所宜

有聖人宜急急圖之不容一日緩者案此下原本有闕文

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

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舜命臯陶乃首言蠻夷猾夏而後方及乎此是明猾

夏之罪為尤重也諸家之說往往紛紜或謂古者兵

刑不分所以蠻夷猾夏屬于士官是以猾夏為侵擾中國也若是侵擾則當如有苗之征奉辭伐罪矣豈五刑五流所可治耶或謂此蠻夷乃雜居九州如島夷萊夷之類然舜之辭旨未嘗如此分别或謂寇賊姦宄乃因蠻夷內侵常法一曠中國之人乘釁為亂者此等罪犯盛世所不免豈皆因蠻夷而後有之況有虞之朝未嘗有此事變耶是皆臆說無足取者愚讀至此見得聖人深識遠慮所以嚴夷夏之辨謹之

于未形中國衣冠禮樂之地三綱九法所以扶持人道于不壞者于是乎在豈遐荒絶域之外不正之氣所可亂哉上四句已備著用刑詳曲復斷之曰惟明克允益罪因情偽變態萬端智照微昏輕重失實安能允當人心乎此一明字如水鏡燭物無所遁藏不是此心洞然無纖毫蔽礙鮮有不臨事而亂者臯陶邁種德安有此累舜猶未免申惟明之戒後之君子庸可忽諸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一器物之微特工人之所為耳于舜何與而曰予工葢制器尚象自聖人出其所制作妙理存焉今觀犧尊象尊玉爵瑶爵與凡聖世相傳之遺制體格端重名義淵永無一物非托之以寓進業之深旨不虛作也然則百工之事正聖人精神妙用風俗之所樞機其美其惡其責在我謂之予工豈苟然哉是故必貴

于若也或若爲或不中度不得謂之若矣汝諧和諧其職業也無一工之不諧方可言若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天地萬物與我渾然一體聖人身任化育之責凡一草一木一鳥一獸即我也非外物也故曰予上下草木鳥獸曾子謂斷一木殺一禽不以其時非孝知其爲非孝則知所以爲若也是故獺祭魚然後漁人入

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皆若之謂也周官漁人有上山澤中山澤下山澤之異益為虞其衆虞之長歟汝諧者欲諧和衆職使無一物失所之謂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周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即此三禮是也案錢氏引周官大宗伯以釋三禮本于馬融吉凶軍賓嘉皆屬大宗伯鬼神示止是吉禮如何總言其職獨舉此三者葢禮莫大于天地宗廟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舉其大則餘可概見矣秩宗即大宗伯之職典朕三禮亦舉其大者言之歟秩序也宗猶主也天秩有禮無非自然之序禮官為禮之主故謂之秩宗舜命九官惟百揆秩宗獨咨四岳又

皆以有能為問豈此二事尤重歟堯亦是洪水巽位
二事獨咨四岳獨曰有能僉舉禹而讓稷契臯陶僉
舉垂而讓殳斨伯與僉舉益而讓朱虎熊羆僉舉伯
夷而讓夔龍舜皆俞之矣而卒不許讓之他人者雖
所讓不妄畢竟僉論首推聖心允愜他無以易此故
也愚觀堯朝舉薦者四而吁者三九官之命總而俞
之者八凡所舉所讓乃無一不合帝意者見得四凶
未去堯朝尚有小人自誅四凶虞廷皆君子矣雖然

小人猶在堯之所以為大小人盡去舜之所以為君故曰大哉堯又曰君哉舜歟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直而温寛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適子他日皆繼世有家有國有天下者豈是細事如何獨命典樂教之葢感人心變化氣質機用之妙莫疾于樂此聖人區處冑子豈耳提面命嘵嘵講說所

可言哉周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其以樂德教國子者必中和祗庸孝友以為主教之樂語教之樂舞所以為教之目一一皆有節奏皆有定式雖世代詳畧有不得而知要其大畧可見若夫師道則甚不易也何謂師道直寛剛簡是也直者無所回曲之謂欲明師道豈可不直然直則易于不温和但峻直而不温和則難親矣寛者優柔樂易之謂欲行其教豈可不寛然寛則易于不莊栗但寛而不莊

栗則易玩矣震厲奮發足以策偷而警惰非剛不可
也或太剛則末免反有戕賊之患剛而無虐可也靜
重端默足以正浮而格躁非簡不可也或太簡則末
免反有高亢之患簡而無傲可也玩此四語如五味
相濟五色相受而師道備矣故舜先明此事方論及
樂師道欠缺而徒欲以聲音感人則無是理詩者樂
之主也作其樂則歌其詩如王出入則奏王夏尸出
入則奏肆夏牲出入則奏昭夏射則奏騶虞之類也

舜至此不言胄子而言神人此道之妙無所不通人此妙也神此妙也夔也固已洞達此妙一觸其機不覺慨歎曰於何待八音之皆具也哉雖一石之擊一石之拊而百獸且將率舞矣又何止于神人嗚呼妙矣非真知天地萬物在此石一擊一拊之間安能透發蹊逕于舜言外發此妙旨舜聞此旨默然無語如之何其不善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

納朕命惟允

異端邪說讒毀正道是謂讒說其行恠僻殄滅正行是謂殄行斯人者譸張為幻足以驚世駭俗細玩震驚等字可見當時風俗醇美其民生長教化中所聞無非正言所見無非正道一有讒說殄行便為之震驚後世異端邪說充斥彌滿沈酣耳目與之俱化良由不知所疾納言之官廢風俗敗壞而至此極也周禮訓方氏掌誦四方之傳道布訓四方而觀新物即

納言之遺意也直是不以夙夜為間有聞即報有命即宣使之即時聞于上聖人愛護風俗不啻如拯溺救焚于此可見不特命之出為朕命其出其納宣達上下皆朕命也皆不可不信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自常情而觀自龍之納言至十二牧之咨皆何與于天也舜之命官少者一二語多者不過數語各當其

職曲盡其妙可謂至矣盡矣到此忽道出天功二字天非高高凡我所為舉無一而非天者則分職受任發于事業而謂之天功豈空談哉亮明也時是也此明亮天功更無他說惟敬此而已分別也舜攝政初竄三苗之君于三危矣其餘黨之在故地者往往未能盡化于是別其善惡各為一處如周化商民旌別淑慝殊厥井疆之義舜在位凡五十載其間設施宜不一端史官卻只敘其即位之初命官之詳與夫考

課之法直是陟方乃死更不他及于此可見舜五十年之規模都定于命官一日之頃自後只考課黜陟而已無他事也舜恭已無為而治其是之謂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陟方乃死魂氣升于天之謂也謂之陟方者姑以明雖死而未嘗死實無方之可陟也此惟覺者知之未覺不惟不知亦不信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

釐正也帝既釐正下土每方各設居方之官以主之古者因生賜姓別生者別其所自出使不紊其氏族也士農工商各有其類分類者分別其類使各安其業也此汨作九共槀飫之書所由作也汨作舊訓治興書序本自為一篇至漢方析之冠于每篇之首汨作九共槀飫十一篇共此序其書亡故序次第附見于此

九共一　九共二　九共三　九共四　九

共五　九共六　九共七　九共八　九共九　先

儒謂古文丘共字形相近九共即九丘九州各一篇凡九篇然則帝釐下土其殆水平之後未肇十二州之先歟稾飫舊訓勞賜然書既不存義亦難于强通也謹録亡書之序依舊次第附諸篇之末愚痛念古書百篇而不存者四十有二今幸先聖之序發明經旨粲然具在書雖亡而義猶未泯也篇名湮没不著而學者視之幾若贅疣豈不甚可惜哉愚故表而出之以備百篇之義

融堂書解卷一

融堂書解卷二

宋 錢時 撰

大禹謨

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臯陶謨益稷

大禹謨臯陶謨益稷其篇名次第自古以然也孔子序書獨何所見首言臯陶矢厥謨次言禹成厥功特斷之以帝舜申之之一語嗟夫非聖人安能如此觀

書安能脫去篇章名字獨出真見斷定聖經如此其的哉臯陶篇曰允廸厥德謨明弼諧是臯陶以謨為已任也益稷篇曰予何言予思日孜孜是禹以功為已任也此三篇謨為主則臯陶謨宜居篇首如何大禹亦以謨名反次諸臯陶之上葢萬世永頼維禹之功而三篇之中忠言嘉謨不一而足此書首明克艱之旨惠吉逆凶之旨善政養民之旨帝屢稱賛之以至總師之命獨斷斷于斯人禹雖遜之臯陶一則曰

惟汝賢二則曰惟汝賢而先定之志終以不易正以功謨俱顯不容從于臯陶耳不止言其功而特名之曰謨冠諸三篇之首所以申之此之謂歟孔子深探此旨不徇篇次名義直書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以明大禹臯陶謨益稷之所由作此一申字如天地造化摹寫不可形容之妙豈後世依經解義所能及其萬一哉矢陳也申猶伸也益稷篇特因禹有曁益曁稷之言取以題號書不為二子而作也故

書序不及二子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此文命禹之文命也如何卻說祗承于帝孔子賛坤曰承天而時行坤之德即乾之德坤之行即乾之行此其所以承天也明乎此則知祗承于帝之妙矣此祗承之心無始終無作止無古今所謂克艱者祗承也所謂安汝止者祗承也無一日一時一事一物之不祗承也文命之敷此之謂也禹祗承于帝即舜重

華協于帝但祗承比重華差有輕重此帝王之間也

玩味而自得之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克艱二字正是聖學切的工夫克艱則無須臾而不

兢業自始學以至為賢為聖皆克艱之積也不克艱

則無往而不放逸自意念微動以至積惡而不可掩

罪大而不可解為四凶為桀紂皆不能克艱之積也

吁可畏哉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已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克艱則無我自然博詢衆謀不徇乎已能舍已見樂從乎人如是則人之善即我之善矣嘉言安得而伏于下賢者安得而遺于野乎克艱則物我一體恩及無告自然不虐困窮有養自然不廢如是則天地之間無一物之失其所矣萬邦安得而不咸寧乎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者稽于衆舍已從人之符也萬邦

咸寧者不虐無告不廢困窮之應也惟帝時克此不是舜姑為此謙辭見得克艱工夫直是不易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益聞舜論上節克艱功用惟堯能之于是不覺發歎稱贊舜之盛德如此得天如此得天下如此皆克艱之功用不獨堯能然也無所不通曰聖變化不測曰神剛健不撓曰武條理可觀曰文禹只道克艱二字

舜便推廣此旨歸美于堯葢便接此語脈發明廣運之妙歸美于舜不是當時克艱工夫日用純熟了無凝滞安能六通四闢如是其妙哉自此以下凡數節更相發揮衮衮不斷如珠聯星緯讀之使人敬歎自舜即位後凡羣臣所稱帝皆是指舜若舜所稱帝卻是堯惟帝時克是也

禹曰惠廸吉從逆凶惟影響

惠廸順行也禹聞益贊帝復接其語脈而發揮之何

謂順克艱是也何謂逆不克艱是也舜之盛德如此得天如此得天下如此固克艱之功用也或者兢業儆惕不順而逆則凶咎之來捷如影響此禹所以兼吉凶兩端申明克艱之旨廣益之所未備拳拳為帝舜告也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禹聞益盛稱帝德而有惠吉逆凶之戒益一聞之爲之驚歎曰吁戒哉吁者不可之辭指言從欲之不可當以爲戒也其間無非發明克艱之旨以究不可從逆之意儆戒即克艱也下復詳言儆戒之目罔失法度罔遊罔淫勿貳勿疑勿成是謂克艱不然是從逆也任賢而貳則不專君子之跡危矣去邪而疑必不斷小人之計行矣舜大聖人法度之失逸樂之過斷無此事至如九官之命正是不貳四凶之誅正是不

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正是勿成而伯益告戒之辭不啻若伊周之于太甲成王者何至如是嗟夫此虞廷之盛所以貴于克艱者歟熙亦有廣明之義百志惟熙可謂甚善到此復陳干譽從欲之戒恐又有此二病所以極言之譽者道之符也有道自然有譽違道如姑息而害仁好施而不知義之類是也去此二病可謂瑩然無瑕然猶未也一念怠荒百病叢起凛乎其難保也益到此復申之以無怠無荒葢如前所

陳尚有事之可指若無怠無荒則應事時如此不應事時亦如此動靜晝夜如此無時而不克艱也此求王之機即黎民敏德之機即萬邦咸寧之機即皇天眷命之機即吉凶影響之機伯益此章言罔者五言勿者三言無者二命辭深切立語嚴厲讀之使人毛骨森竦在舜猶有此戒後世君天下者聞之可不懼歟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

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

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觀于政在養民一語而知當日為治之本也大禹謨一篇君臣告戒可謂至矣而上下之所以為治者不外乎養民也能養民而後可謂之善政此惟禹八年于外親知民間之疾苦者始克舉以相告也水火金木土穀皆民生所不可闕者修之只在君上當日庶績咸熙如平水土之官播穀之官共工之官皆見于

書當必有司火司金如所謂火工金工者五官分司其職而歸重于穀以重民本纔可謂之惟修正德利用厚生皆行治之事也觀惟和二字分明有從容不廹意思即是行所無事也九功之敘則又有條理整齊處不是一味寬和此三項互相呼應極有次第缺一不可此禹從閱歷過來發明為政之要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帝于是又推原九功之所以得敘實在地平天成之

後而歸功于禹是又言臣之所以克艱也前言克艱

功用雖無所不備猶是言一時事而此則又言其功

用及于萬世嗚呼盡之矣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

不怠總朕師

禹之德舜所熟知今欲禪讓令總我衆畧無他語止

言其不怠夫舜老而倦筋力不逮故也禹之不怠正

是禹平日工夫觀其告君有曰克艱曰安汝止微不

安即怠也微不克艱即怠也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邁遠也種如苗之種臯陶曰兢兢業業是其種德之法也曰慎厥身修思永是又其邁種德之妙旨也臯陶士官也惟種此德故其降及於民者亦無非此德雖刀鋸斧鉞之施皆臯陶種德之地也民之懷之豈

是偶然以此見得禹不是姑為此讓直是深知臯陶
直是尊敬臯陶舜即位之初命宅百揆既讓于稷契
臯陶矣至今禪讓帝位其他皆不及又獨拳拳乎臯
陶一人雖不知稷契在與不在然禹之所尊敬而推
讓之者舉一世莫有過于斯人者矣語至此又申言
曰帝念哉言不可等閑聽過當深念之哉今一念及
此只在斯人釋而不念亦只在斯人指名而言只在
斯人允出于心亦只在斯人于是又申之曰惟帝念

功不言德而言功功即德也

帝曰臯陶惟兹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此段前面罔或干予正與後面民協于中相應不可不細玩以其無邪謂之正以其無偏謂之中皆道之異名非有二也正曰予正者天下之心舜一人之心也其心正即舜之正其念不正即是由舜之不正明即惟明克允之明即乃明于刑之中之明灼見是非

曲直灼見情偽輕重水鏡澄然物無遁藏而五刑之用有以大服乎人心為惡者知懼為善者知勸自然樂趨于善而不忍自棄於為惡謂弼教合于中方是弼教成功處

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寛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

曰簡曰寛即罔愆之德也自此以下無非簡寛之用

即所謂好生之德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九官十二牧孰非與帝共治者而俾予從欲以治如何獨歸之臯陶大凡天下好事不可有所梗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之為撓而明刑弼教者無其人民未協中臣庶未免干正則所以梗吾治者多矣謂之從欲可乎惟是臯陶料理此事翕然向化無一人來作梗所以使我得從欲以治四方皆為之風動也風動

二字甚精神前言功而此言休休雖訓美而有不可名狀之妙若只作美字看便不精神此字正指風動而言

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儆猶戒也不言災而言儆見得聖人所適無非恐懼

修省之地進德修業之機也矜者驕色滿假之狀也伐者誇辭滿假之言也不自滿假所以不矜不伐大抵有我即有敵無我敵不立不矜不伐無我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動乎意入于人偽謂之人心動乎意者為人心則知本心之即道也謂之道心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勿聽勿庸防閑極密後世有旁寄聰明者其鑒于茲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禄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衆非元后何所歸戴乎此其所以可愛也后非衆誰與守邦乎此其所以可畏也愼乃有位愼之如何敬修其可願而已人莫不各有所願但有可不可之别耳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今我之言已出于口矣所以關係于事體者不輕矣豈復再有言乎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若更卜之內自變亂其初志外咈衆心幽不聽命于鬼神而欲再卜安有重吉之理舜命女益皆言往哉汝諧獨于此確然說一惟字葢人君為天地人物之主舉天地間有纖毫未盡分處即是未諧此非一職一事之比也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若帝之初與舜典是一般授受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

有苗者左洞庭右彭蠡負固不服之國也舜攝政之

初固嘗竄之矣即位之後又嘗分之矣五六十年之
間德化浹洽四方風動而有苗尚爾弗率其頑如此
哉舜歷年許久不聞有此施行如何禹一攝政便有
徂征之命以道里計是荒服也若稍稍帖息聖人猶
不應遽動干戈必是禹攝政後有苗無知陸梁不服
抗逆朝廷上干天討事有不可得而已者所謂弗率
不恭侮慢其是之謂歟首提昏迷不恭一語所以指
其病根三句苗民逆命覲于此語得見其黨與浸盛

非異時可竄可分之比又見得徂征之師止是震之以天威使其知懼自服非逞兵直前必欲剿絶之也

益賛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逺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歴山徃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諴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徂征之命乃聖人生全有苗之道非黷武也苗頑弗

悟尚爾抗逆若勇往直前奮于一怒必至于屠戮而後已此豈聖人之本心禹方徘徊未決益從而賛之所以深契其心亟下昌言之拜也今苗民逆命不自反而進兵是滿也滿者損之招也不若謙以自反歛兵而退苗雖頑亦人爾安有不感動于德者乎舜禹大聖人其所舉動無非盛德今日之征即盛德也苗民知其為兵而不知其為德所以逆爾故益之賛禹主在休兵非不足于舜禹之修德也禹聞益言班師

振旅帝亦不以爲異遂敷文德從善之速如此

皐陶謨

曰若稽古皐陶曰允廸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民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觀篇末皐陶語纔竟帝即呼曰来禹汝亦昌言又觀孔子序書謂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則是皐陶陳謨于舜之前無可疑者然此書終篇是與禹

對答若臯陶正以告舜舜不應畧無一語又況臯陶一說知人安民禹遽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其辭旨謂兩盡乎此雖舜亦以為難豈他人所可及若臯陶正以告舜禹不應有是言也然則臯陶之謨雖在舜之前其實乃是與禹言之歟此書後世為臯陶陳謨而作故亦云若稽古允信也廸行也實履之謂也茍實履矣則發而為謀謨皆此德之華也自然昌明推而為輔弼皆此德之用也自然諧和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能哲而惠雖有驩兜變亂是非何用憂乎雖有苗民賊虐百姓何必遷乎雖有巧言令色孔壬如共工之徒何足畏乎然而舜必放必竄必流者以知人安民為難故也或曰信如斯說則是舜于哲惠有所未足而禹之言殆若貶舜者是不然舜之所以去四凶正

是知人正是安民所謂難者不敢以為易耳非不足于哲惠也臯陶首言允廸厥德謨明弼諧禹俞之次言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以至邇可遠在茲禹又拜而俞之及聞知人安民之語則遽曰吁乃有不可之意謨之明弼之諧即惇敘九族即知人安民六通四闢無非允廸厥德之妙用大禹豈不洞達此妙何故然之于前而獨疑之于後也葢古人論學句句皆是心事的的皆是實履言契于心隨即稱賞纔自揆

有難能處便不敢容易承當未免吁俞之異若只作空言聽過必無此疑于此可見禹平日克艱工夫

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禹曰何臯陶曰寛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禹既以知人安民為難臯陶復自歎美曰都于是大敷明知人安民之道推極底藴為禹言之特未可徒以為難而已也自亦行有德而下是言知人自無教逸欲有邦而下是言安民易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大凡德有九品亦必有實行之可見徒曰有德而無實行何足以為德哉是故德雖難知而行則易考載行也采采猶事事也今也亦言其人之有德乎乃是言其行某事某事也行事即行也觀人

之法莫要于此皐陶既序九德便繼之彰厥有常吉哉此語尤緊切彰者舉揚之也舉揚九德之有常者而用之則無不吉矣能日日宣達其德而不懈是日見于用也是有常也能日日嚴于祗敬其德而不怠有德而祗敬不放逸矣又嚴以自律是無時而不祗敬也是有常也姑舉此三者以例其餘非謂官止于諸侯卿大夫亦非謂必皆備三德六德而後可用也故下文即曰翕受敷施九德咸事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庶績其凝既結盡知人一段文義自此以下卻是發

揮安民之道也安民之道大槪有二一則無逸欲以教有邦二則無曠庶官以代天工臯陶論安民第一事在無教逸欲有邦而所謂無逸欲工夫只在兢兢業業又直指一日二日萬幾以明示用力之地有凛然不可斯須少懈之意人之思慮流動不停善惡兩端倐然變化萌于眇忽發于微茫一日二日其幾有萬兢業不繼則叢然朋興如風馭飈輪瞬息千里無非在逸欲路上馳騁吁可畏哉五禮獨曰有庸看得

五典各貴有辨故謂之五惇與下文五章五用同若五禮則無待乎辨但要行之有常耳禮者防偽而教中人情而為之節文者也一有不常情偽奔放滔滔焰焰誰其禦之典禮之後斷之以同寅協恭和衷哉正是指明典禮之本實用力處此庶官之代天工所以不可曠也自天敘有典而下每于句尾係一哉字有嗟嘆諷咏不可不如此之意其所以不可不如此者何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故也

敬哉有土此一敬字正與同寅協恭懋哉懋哉相應

案錢氏所解自無教逸欲有邦至敬哉有土而止于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以下置而不釋疑永樂大典

原本有闕文

益稷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

孜孜不已也孔子曰為之不厭又曰發憤忘食樂以

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老將至而不知矧可得而有言

故又曰天何言哉或曰禹前乎此陳克艱之謨不一

言而足克艱即孜孜曷為而又有言後乎此陳安汝止之旨亦不一言而足安汝止即孜孜也曷為而又有言噫禹未始有言也雖然不可得而言也如之何而又可思也起意而思乃支乃離不識不知雖思非思太是之謂孜孜

臯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

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臯陶曰俞師汝昌言

臯陶聞予何言之對意謂禹亦當陳謨故吁之然未究孜孜之旨故復發如何之問也愚觀禹答臯陶之問自言所以孜孜者只說治水一事不覺使人起敬起嘆聖人純一不已之功其用處乃如此或曰禹之治水在舜攝政之初今幾年矣曰思孜孜正是言日用事如何獨舉此舊事以為言嗚呼是愈使人起敬而起嘆也方治水之時禹之孜孜猶是也既治水之

後禹之孜孜猶是也不言我今日之事如何而獨舉以異時之所以治水者此正明示孜孜之妙始終一念無古無今所謂窮天地亘萬世而不變者也臯陶聖學工夫洞達此旨一聞禹言不覺稱贊既俞之且師之曰師汝昌言禹曰予何言而臯陶乃謂之昌言此其所以為昌言也衆聖對答神機妙用如風雨雷電出没變化嗚呼何其盛哉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

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舜命禹總朕師曰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敬修其可願所以慎也禹之告舜亦曰慎乃在位而繼之以安汝止與舜之旨正同見得此一慎字乃虞廷日用工夫故舜禹更相教告不外此旨帝既聞其言而俞之矣禹于是復申明之安汝止而下言所以慎乃在位者如此也安汝止者不動乎意幾者微萌動之初也不動乎意罔念不作變化縱横全體全妙平平蕩蕩

自然安和故曰惟康我之日用如此是以輔弼之臣亦皆直而不回匡救闕失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彛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禹言慎乃在位如上文所陳可謂甚善帝吁乃有不

然之意何也蓋帝之所謂慎在位有賴于臣者為重故也臣哉鄰哉二語猶言吾之臣哉乃吾之鄰哉吾之鄰哉其吾之臣哉鄰猶近也君與臣蓋一體也君元首也臣則股肱耳目也下文言予欲者而繼之以汝翼汝為汝明汝聽正以發明股肱耳目之用也語益深切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

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舜既以汝翼汝為汝明汝聽委託于禹凡經綸天下之大經大法大畧已具于是復責之以汝弼是又全以此身付之使正救也雖然我之責望固在汝汝亦豈能獨辦天下事四鄰左右前後之臣也須要敬禮四鄰與之協心共濟可也舜既一一訓飭于其末也獨拳拳乎庶頑讒説此乃申明出納五言未盡之旨龍作納言出納朕命正是理會此事時是也道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自禹曰都以至于終篇語脈聯貫愼乃在位是此段

主意禹之言主在安汝止一句舜之言專以臣作朕股肱耳目責望于禹一人後面更倡互荅衮衮不斷其大旨只是發揮此兩端俞者然也哉者疑辭未以為然也禹意謂聖德光明則天下之賢皆為吾用天下之心自無不服不可但責之于我一人也如其不然則普同日奏無功耳敷同猶普同也于是復接此語服極言丹朱之傲以明汝止之不可不安自辛至甲僅四日五服不是禹創為舊來規模恐或未備水

土之後因弼而成之故曰弼成五服獨苗民之頑弗肯就職帝拳拳于庶頑讒説故云然歟禹言予創丹朱之傲所以至于各迪有功此語正與日奏罔功相應帝其念哉帝不可不念我所陳之旨也

帝曰廸朕德時乃功惟敘皐陶方祇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禹首陳帝光天之下又戒以無若丹朱傲又自謂我創乎此而至内外之各廸有功其所主固在安汝止

耳舜于是因其言而歸美之復申明己之本意謂德固在我也所以廸行我之德于天下者誰乎是汝之功秩然而有叙也皋陶方且祗敬其叙方且施布象刑明示天下以保其叙于勿壞然則我之所倚賴者豈不專在汝乎惟叙即九功惟叙之叙祗厥叙而明象刑董之用威之謂也或謂舜下二語是為苗頑弗即工而發然象刑惟明正所以祗厥叙則凡不修六府不和三事如庶頑讒說如苗頑弗即工之徒皆在

其中殆不必太泥耳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夔因舜歸功于禹不答安汝止之說而拳拳乎臯之象刑于是就其本職極言感通之妙以發明禹之本旨夫鬼神至幽也丹朱至傲也今鳴球之戛擊琴瑟

之搏拊詠之以聲歌而祖考且來格虞賓且與諸侯以德而相讓此何為者乎羽毛之屬蠢然有生于天地間非可以言語通也非可以情義動也今堂下之樂有管有鼗鼓有柷敔以合止有笙鏞以間作而鳥獸且至于蹌蹌此何為者乎鳳凰靈鳥非有道之世不出至不易感也簫韶九奏樂既大備而鳳凰且至于來儀此何為者乎嗚呼舜之樂舜之所以為舜也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禹論帝光天之下而極于誰

敢不應創丹朱之傲而終于各廸有功正是此妙舜自有感通之妙見于樂者如此如何不答安汝止之旨而但責之于股肱耳目也鬼神可通鳥獸可感桀傲可使讓則夫庶頑讒說苗頑弗即工之徒固一人耳又何以象刑為也夔就樂上發此妙用正破的亦安得不為之感動而有味乎禹之言哉来格德讓係之戛擊搏拊以詠之後者葢堂上之樂先作来格者降神之初德讓者始之讓位之時也蹌蹌之應在衆

音俱作之後故係之堂下樂之下非是兩處分别各有所主也鳳凰來儀在九成之後或謂此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即舜典中語錯簡重出于此詳其文義誠有此理然未敢輕議也極其感應之妙至于庶官無不信和禹謂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豈虛語哉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

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帝因夔之言有感于禹之旨是用作歌故曰帝庸作歌庸用也有所因之辭也勅者致謹之謂也自吾之起居動作食息語默以至萬變萬務無一非天之命者不可不謹也謹之如何惟時惟幾而已時是也道也即天命也幾者幾微萌動之初也禹之所謂安汝

止惟幾惟康正此之謂也舜雖以答安汝止之旨猶未忘臣作朕股肱耳目之初意乃歌而謂時幾工夫固當致謹亦須股肱之臣欣然協贊為之君者乃始振起而無怠荒百工之事莫不順理耳臯陶言帝不可不念我之所陳也大抵人臣之興事造業皆由人君倡率而作成之所以人人自奮不敢廢弛率先之道在謹乃憲也成者凡今日已成之功也自一身而至于天下國家須是時時覺察方謂之謹乃憲臯陶

賡歌凡兩章都從元首說起正是翻舜股肱喜而元首起之說兩歌反覆而大禹安汝止之旨與夫帝舜股肱耳目之説較然著明矣既拜而又俞之曰往欽哉言自今以往敢不敬哉所以深領其言而佩服之也前面多少議論沛然領于一拜諸臣發揮許大功用都收拾在一叙字上雖然舜大聖人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乃三聖相傳之要旨安汝止一語正是日用工夫何煩大禹諄諄啟告又何煩二三大臣費辭而

後喻哉禹之所以忠愛其君者切故拳拳乎安汝止之言舜之所以委任其臣者深不敢有一毫自是之意故拳拳乎股肱耳目之諭及至一聞夔語而遂歌一聞臯陶歌而遂拜如太空雲氣畧無倚薄鑑中萬象參錯縱横嗚呼此其所以為有虞之盛也歟

融堂書解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融堂書解卷三至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秦泉

謄録監生臣朱衣

融堂書解卷三

宋 錢時 撰

夏書

禹貢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禹之治水實在堯朝何謂夏書此書所載田賦貢篚無所不具如何獨謂之貢蓋貢者夏后氏取民之總

目五十而貢是也雖其制度定于堯朝自禹有天下之後此書實一代疆理貢賦之祖藏諸故府世守而不變者書之名篇在夏后之世故總謂之貢而定曰夏書也九州封域舊矣洪水氾濫界分不明不是先分别其界分茫然如何下手濟河兖州海岱青州之類所以别之也九州既别水方有規模隨山濬川猶言隨山而濬其川大抵水隨山行山礙則水壅洪水為患若在在通流自應日殺一日如何歷年許久只

緣為山阻礙壅而不决是以氾濫而無所歸耳禹不治水于水而治水于山此最是禹治水精神要領處山無所礙則水無所壅自然之勢也故叙九州之後先言導山後言導水若不為治水而設則山何用導哉此正隨山濬川功用之妙惟吾夫子知之任土作貢者任其土地出産而為貢不强其所無也孔子序書必曰作某篇此獨變文而不言者何也詳觀此書實成于禹之手夏后氏之世特定此名耳非後世史

氏記録而作者之比也故不言作禹貢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先儒謂首尾數語是史氏之文自兾州至訖于四海皆禹所自記今以祗台德先不距朕行觀之則此書非史氏所作甚明

兾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恒衛既從大陸既作鳥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先儒謂九州相次記諸山川是言禹治水次第由冀而兖由兖而青循序治之愚謂不然此乃平水土之後定貢賦之等故每州先言水患之所以平以明貢賦之所由定非施功次第如此也何以明之以逐州山川每每書一既字而知之如既載既修既從既作之類九州皆然既者已然之辭也若後面重叙導山導水之詳卻是治水次第正是用功時事逐州所載乃是成功後事的然無疑見得此書非為記治水而

作乃為制貢賦而作獨名之曰禹貢其以是夫錯雜也錯字在上上之下者歲或不登則雜出第二等賦也觀此一字權衡輕重活法深見聖人忠厚之意餘州土曠民稀田雖美而人事未必皆至王畿之内民物阜繁耕種之多培殖之力非餘州可比且又非盡出于田者故賦獨上上而其文屬于厥土之下賦則治州者得以專之貢則各州以其土産貢于京師以為服食器用王畿則無事于貢矣恒衛既順水道則

大陸可耕種矣故曰既作然而獨記之定賦之下者
先儒謂大陸甲下成功在冀州辨土定賦之後故因
其實而記之此說未安書言既從既作則是已成功
矣獨不可定其賦而併記之歟所以特記之于定賦
之外者甲下之地與沃壤不同且謂之既作以明前
此未嘗作如今新墾之地新阡之田故免其賦耳鳥
夷皮服先儒謂海島之夷以皮服為貢看得冀之鳥
夷皮服揚之島夷卉服特禹徧歷山川因記其土俗

如此不必太泥也若島夷卉服書在厥貢之下乃是為厥篚織貝張本非島夷自貢明矣夾右碣石入于河者每州必有通京師之運道冀州畿内與餘州不同運道皆不必書獨自北而來東從海頭入河者乃自碣石之南轉而西遡故曰夾右碣石非謂畿内皆由此道也

濟河惟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

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

兖居兩河之下流被害特甚桑土可蠶則書之是明他州雖被水而未必皆不可蠶也降邱宅土則書之是明他州雖被水而未必皆避于邱也十有三載乃同非定賦之時先為十三年之約也十三年後人力所施方成次第方可定其正賦耳浮于濟漯者二水不必相通汎此二水皆可入河此兖州之貢道也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畧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濵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

青州承兖州之後用功較易故曰既略曰其道所謂因其勢而順道之也萊夷作牧先儒謂是畜牧之地蓋井田之制不盡地力又不遺地利既畫井以分疆其隙地則以為畜牧之地觀周官校人之制知三代盛時不獨授田有制其馬政之修亦規畫盡善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浮于淮泗達于河

嶧陽孤桐者琴瑟之材桐為之必生于爽明之地老于風日之中而不受陰濕之氣者其聲清暢今製琴尤宜雷木正是此義嶧山所産必愈于他處又向陽而孤生無林木蔭蔽所以最良也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
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
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
于淮泗

震澤底定者平定不汜溢漂蕩之也三江既流洩入
海而震澤平定矣篠簜則既敷矣草木則夭喬矣此
貢賦之所以可定也地不滿東南最卑下而多沮洳

故荆揚皆曰塗泥

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江漢入海尚在揚州曷為于荆州遽言朝宗于海耶愚觀九州記水每于其成功處書之九河未疏則河

患未平河患雖不止于兗而九河之疏實在兗故止
于兗州書曰九河既道雍冀皆不書也徐州書淮亦
是此例使江漢下流未有所歸則朝宗之勢安能遽
順于荆州書曰江漢朝宗于海是明二水于荆州境
内已順流東下徑趨于海不復為患其成功在荆州
故也

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菏澤被
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

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

九州所叙山川俱言其已成之功如所謂既入既豬之類未聞有言如何用功者而此荷澤獨曰導何也蓋菏澤之水本不入孟豬今散其水而被于孟豬者乃一時權宜以殺其勢非水之正道故于此獨變例書一導字及被字亦與其他書法不同非是方如此用功也若行故道則菏澤之下當云既入孟豬安得復加一導字而又謂之被哉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旅平先儒皆謂旅祭愚見頗為未安要之只是洪水時二山之間無路可通水患既退行旅往來皆安平無險阻耳不必曲為穿鑿也沱潛特江漢之別流梁州兩言沱潛而略不及江漢則知江漢為患至荊州

而平特于荆州書曰江漢朝宗于海則梁居上流揚居下流其不復為患不言可知愚謂于其成功處書之殆不誣矣荆書沱潛既道梁又書沱潛既道沱潛雖出于江漢其在兩州各是一派則梁州既復故道不應荆州再書況江漢兩大江獨一書于荆而記其别流乃如是之重複乎磬石磬也謂之磬則是已成器而後貢惟本土人製之尤工故磬及浮磬皆貢其已成者若玉磬則有玉人治之所以止貢璆而豫又

錫貢磬錯也上六物皆梁州出産若熊羆狐貍四獸之織皮乃出于西戎自西傾因桓水而來入于蜀者故亦貢之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崑崘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弱水其力不勝芥然可以皮船渡水之異者也既西者其水本西流洪水氾濫未免混入中國失其故道自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則既復而西矣故曰既西地不滿東南故水無不東流者弱水獨西非强決而使之西乃其地勢迤邐就下流入西海故也既旅先儒亦謂旅祭愚見已略具于旅平之下矣且禹一面治水不應急急且理會祭山縱禮不可廢雖天子望祭亦當徧及山川何獨祭山而不及川又

何獨書梁之蔡蒙雍之荆岐而他州皆不書乎此必
不然其所以獨明言于二州者蓋九州惟梁雍山最
多最險考諸載籍入關有函谷之險入蜀有蠶叢蛇
退劍門棧閣之險如此名字不可勝數當洪水時其
阻絶不通可想矣今水平而行旅可以往來在二州
尤為利害所以特書也專言山則平夷之路可知梁
舉蔡蒙雍舉荆岐則二州境界可以槩見非謂止此
四山也或曰九山刊旅亦謂之行旅乎曰觀此則愚

之說愈明也洪水橫流氾濫于中國草木暢茂刊者刊去林木也而行旅可通故曰刊旅九山是言九州之山間大槩皆然而梁雍尤為險阻所以特書之而餘州皆不復明言也丕叙大有次叙也三苗凶渠竄于此地想水未平時亦甚隉杌不安今三危可居其種帖息無復反側之患特書曰丕叙情狀可見崐崙析支渠搜皆西戎也以織皮為衣故首言織皮以著其土俗是織皮出于西戎明矣然梁州貢之而雍州

不及貢何也蓋此物之入梁州乃是從西傾因桓水而來西傾在臨洮正雍州西南與梁州接境得非西戎水道通梁為便而此物不入于雍故獻梁州書織皮之貢特云西傾因桓是來殆不為無意也見得西戎諸國當弱水未西黑水未南之時皆墊溺不聊生自禹導此二水各有所歸而西戎亦免水患各就次敘即敘猶言不失所也與丕敘不同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厎柱

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
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導嶓冢至于
荆山内方至于大别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
敷淺原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于雍州則曰荆岐既旅導弱水
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于雍州則曰弱水既西導
河自積石以至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而後入于海
于兖州止書曰九河既道如導漾于嶓冢導江于岷

山以至兩江合流會于彭蠡而後入于海于荆州止書曰江漢朝宗于海以此例推之雖其山川名字彼此互見間有不同而大旨所歸斷不易此山本無用導導山即所以導水導岍及岐一條與導河導沇相表裏西傾朱圉鳥鼠一條與導淮導洛導渭相表裏導嶓冢一條與導漾相表裏岷山之陽一條與導江相表裏但弱水西黑水南不入中國則與導山條下不相干涉耳愚嘗謂禹不治水于水而治水于山正

此之謂若不先開導衆山而使無壅礙則雖欲導其源真所謂決水于不流之澤可乎或曰相表裏之說誠然導山者四條皆為導以下七水而設乎曰不然其尤大者此七水耳凡經中所載諸水所以從横脉絡乎其中者皆導山功績所及之地而其源流指歸之大槩則實與此七水相表裏不可誣也愚于是又知東南之山為水障礙者絶少何以言之導岍一條至于碣石獨横亘東西若西傾則止于安州之陪尾

嶓則止于漢陽之大別岷則止于江州之敷淺原非此三山之脈止于此也其下固不勝其多山特不為水之障礙是以不煩疏鑿而導山之功隨此而止耳後世三條四列之説殆未深究此義哉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嶓冢導漾東流為

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既導山則水皆流通無有壅礙此下方是從水源導之也自導河而下七水與導山相表裏固皆鑿鑿有證然弱水黑水與導山不相干涉獨首及之者何也愚觀此深見禹治水規模此二水本不入中國洪水之時未免混流不是先區處此二水使由故道則流派不分如何用力況已導山是水之東流者其大勢已有所歸矣弱水之西黑水之南豈可不先正乎導河積石者蓋禹施功自積石始也自積石至龍門始

壅礙為患鑿而闢之而後有以受河水之流導河至此故首書之凡言為者明非別水即此一水因地而異名也漾出嶓冢導漾與導河積石書法不同水始出為漾東流為沔至漢中為漢故曰東流為漢又東則名為滄浪之水自彭蠡東去則為北江以入于海且江漢既合流又會于彭蠡自彭蠡而下混然入海非有二江也曷為有北江中江之名乎蓋江淮河漢水之尤大者與渭洛之入河不同渭洛入河而渭洛

之名遂泯此言導漢與下文導江是各記兩江之始末兩江雖合為一而每一條下各記入海以要其水之所歸所以不得不著北江中江之名以別之然謂之為北江為中江亦必是古有此名愚至此深知禹所以表北江中江之名者專為記江漢兩大江之始末而設不然則其他水固有自南而入彭蠡者曷為不著其名而謂之南江乎正以其源流事體非江漢之比所以無此稱謂後世不究聖經大旨苟徇中北

之名創為南江之說附會而謂之三江或者又求其說而不通遂謂三江雖合而水不相入禹蓋以水味別之而三泠之說與焉嗚呼陋矣自彭蠡而東名為中江中江者岷江之正派也漢水自北而入北江故因名此正派為中江其實共為一江以入海欲明兩江之始末故各書入于海以記之沇水出王屋山而但曰導沇水者或謂其上有伏流水非始于王屋故也書法與導弱水導黑水同導山導水次第亦各不

同又不可不考山則自西而南凡四條循序而導之至于水則自弱黑之外其横貫東西源流尤深長闊大者河為先江次之所以導之獨先于諸水看得河居最北江居最南方横流時二者衆水之淉魁也二水有歸則衆水方可相次平定此又禹治水之要領是故濟水雖入海而出于河者也獨淮在其間别是一流而于河亦不為不相干涉至于渭洛則皆徑入于河所以治之井井有次第而渭洛又獨居衆水之

後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上文既歷敘導山導水用功次序此下卻是言成功以後任土作貢即九州之所敘者是已其散見于九州者節目之詳而總括于此者乃九州之提綱也四隩既宅而下正與既載既修之類相應庶土交正而

下正與厥土厥田厥賦之類相應愚因每州書一既字而知其為成功後事于此證驗甚明隩先儒謂僻遠之義也刊刊木也林木既除可行旅也今水土既平居者行者皆無患故特書之連書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二事正言僻遠之地皆已可居險阻之路皆已可行僻遠險阻可居可行則平土之可居坦途之可行不待言而喻矣四海會同皆會同朝王然則洪水之時會同之禮廢乎舜攝政之初水猶未平輯五瑞

覲羣牧巡四岳覲羣后又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初未嘗廢禮也得非洪水氾濫于中國諸侯有不能皆至者發禁施政之事亦固有闕歟抑亦水平之後定賦法錫土姓故有此會同之禮歟下文即言六府孔修非會同而後修也亦因會同而知六府之大修耳六府大修賦乃可定庶土交正所以咸則三壤底慎財賦所以成賦中邦祗台德先不距朕行所以結上文一段之意乃一書造化功用之本不可不細玩也

此敬德之心即克艱之心且如治水積時累歲不勝其久勞民動衆不勝其多豈小小功役也哉若非此德之用安保其不我距行者德之見于行事者也是故以之平水土此德也以之會諸侯此德也以之交正庻慎咸則成賦錫土姓無非此德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

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建侯立屏無非宣布朝廷之文教然事變不一有非可專于文教者則當權宜揆度而行之古者伍兩軍師之制寓于比閭族黨之中蒐苗獮狩時時教習雖王畿未嘗無武備也何獨自二百里為然奮者特奮勵振刷之視内地為加嚴使之常有警備不可犯耳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

圭告厥成功

此四語指定四方界分正是明上文五服之旨事體于此方坦然昭明夫五服方五千里自東河至西河千里是甸服也自南河至江千里自江至衡山千里荆州南至衡陽正合二千五百里之數侯綏要荒夫復何疑若冀之北至恒山已迫邊境必欲以五服為限則侯服當在異域矣固萬無此理自東河至東海千里自西河至流沙千里僅得侯綏二服必欲限要

荒于東海之中流沙之外又可得乎大槩當時只據九州封域以地之最遠者為準而畫為五服之制其廣處自廣狹處自狹安得執五服以為限而求足于地也禹既歷叙五服復申明之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正是叙述當時疆理活法言五服之制雖是如此其實九州界分東方止漸于海西方止被于流沙朔方南方止及于聲教所及之地訖盡也盡四海之内五服行焉見得不是四方

各為二千五百里之限甚明先儒不究此旨往往執五服之死法求地于四方且要荒非九州外初無可疑東西北地皆不足獨荆居南方正滿五服之制此其實證也玄圭玄玉之圭也禮天子之玉用全玄純天色蓋天子之寶圭也禹雖有萬世永賴之功亦安得僭用之臣而可僭天子之圭則魯之郊禘孔子不得而非之矣然禹于此止曰錫玄圭告成功其殆使之攝禮以告天歟

融堂書解卷三